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四十八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

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

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衆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衆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

指目陳勝吴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劒挺徐廣曰挺猶脱也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服虔曰籍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籍吏士名籍也今失期當斬就使籍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也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

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郡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東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鋭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

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瓚曰房邑君也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

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為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

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

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狄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

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

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有陵縣也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

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瓚曰建丑之月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為蒼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

蔡過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

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

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擊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駰按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

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守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趙燕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

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徐廣曰一作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弓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

樞之子甿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甿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閒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

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集解卷四十八

史記集解卷四十九

宋 裴駰 撰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

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況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

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内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

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内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皐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

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

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

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

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

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賔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

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姬皆毋子
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前死封
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
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為侯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
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
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
里人毋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

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

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
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
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
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
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
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
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
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

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觧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

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

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待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

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

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為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

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為金王孫王孫死已

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横城門如淳曰横音光三輔黄圖云北面西頭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内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

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名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

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户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柰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

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比列侯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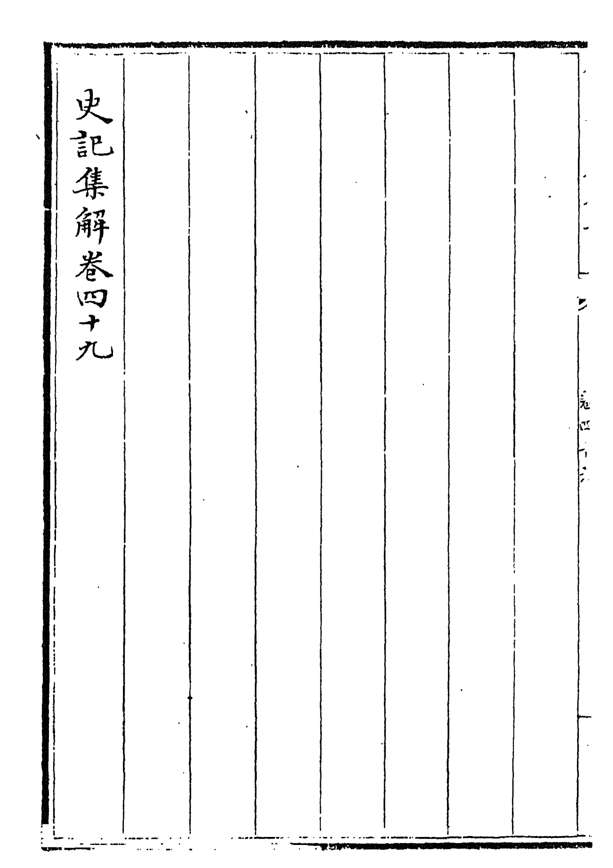
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

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七十昭帝年八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

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棄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

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史記集解卷四十九

史記集解卷五十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父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

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謚項王有子曰濞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

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絶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

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禄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禄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絶後國除入於漢

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絶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

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史記集解卷五十

史記集解卷五十一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皋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

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

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曰澤高祖從祖昆弟　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

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游之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駰如淳曰閹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

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吕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瓚曰謂諸吕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推正意也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産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太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已王萬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内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産為吕王

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説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説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

（謀也）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驪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捕格殺郢人以滅口

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

史記集解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五十二至六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黄其棨

史記集解卷五十二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

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

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

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内史勲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鄜侯徐廣曰一作鄜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虚侯以呂禄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

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吕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虚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虚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

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産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内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

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宫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宫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内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

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

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

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諸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

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

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

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

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揚虛侯為齊王故齊别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晁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

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楚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大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

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刼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宫正其後宫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

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宫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宫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反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宫徐甲大窮還報皇太

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
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
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
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户市
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
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
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
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

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絶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

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戸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甘露二年是為戴王戴王八

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吕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宫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吕氏時朱虚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虚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虚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

章死而與居閒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

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

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集解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五十三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

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泰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何乃給泗水卒史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駰案文頴曰何為泗水郡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

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宗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

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嵯嵯舊字作鄌今皆作酇所由亂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

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

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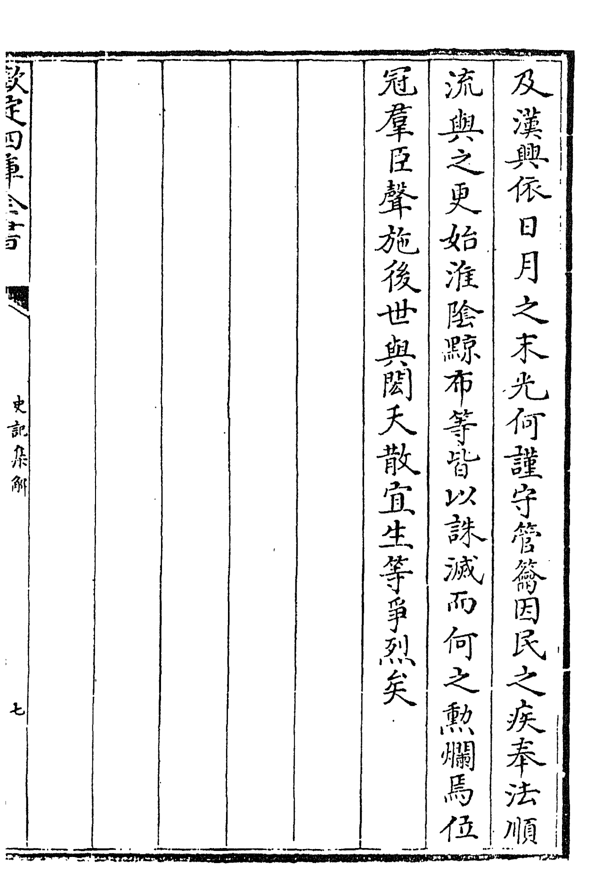
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

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令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

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揺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

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諡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録録未有奇節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史記集解卷五十三

史記集解卷五十四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漢書

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濞敗於狐父祁善置文頴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

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從南攻

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赭陽）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頴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

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駰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瓚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

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駰案蘇林曰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别將

戚將軍於鄗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

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戸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

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

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

賔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

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何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為治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

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集解卷五十四

史記集解卷五十五

宋 裴駰 撰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

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

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曰為其老强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

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

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

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
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山
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
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
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
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
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
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

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藉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

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徐廣曰呂靜曰鯫魚也音比垢反）教我距關無内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

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　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絶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絶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絶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

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

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

房曰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著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

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轍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

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

復道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令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

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

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强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

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令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

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晋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

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

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十六年卒子不疑代五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虚壯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集解卷五十五